

英國王爾德著

獄
中
記

張聞天
汪馥泉
沈澤民
同譯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獄
中
記

英國王爾德著

張聞天
汪馥泉
同譯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1922

目 次

田漢序

王爾德介紹

獄中記

萊頓監獄之歌

致張聞天兄書

——序他和汪馥泉君譯的王爾德獄中記——

聞天：

昨天是陰曆端午節，早晨四時半起來，和漱瑜及同居F君出去散步。抬頭一望天上暗暗澹澹地，好像要下雨一樣。我們不管一直走到林子裏，這時還早得很，不獨沒有人走，連樹上的小鳥兒都還一聲不響地睡着。左手邊那個茶舖子——叫做『秋葉庵』的——雖掛着昨宵沒有撤去的酒旗，可是還緊閉着店門。正中那所古寺滿漆着朱紅，像中國的文武聖廟一樣，這時林子裏的樹木正長得茂盛，把那所古寺圍在中間，真是『萬綠叢中一點紅』呢。我們站在寺側一枝大樹下，行了幾回深呼吸。天色雖然暗澹，而林子裏的空氣，却像王爾德的文章似的清新典雅。令人遍體都爽。但一走到林子右邊却遇着一股很不清新不典雅的氣味，原來那近濠溝的地方，有兩個大層子堆。近邊人家的所有的塵芥，都百川朝海似的堆在這里。各種各樣的塵芥集合在一個地方，又

經雨打風吹，日曬夜露，醱酵起來，就生了那一股味。這一股味苟非變態心理的所有者決感不出他的神祕來。然而聞天！我昨天早晨確觸着一種神祕之感。這個感想不是由那一股氣味生的，却爲看見那屑子上所長的東西生的。那屑子上面除一些魚腥草，山薯，雜草之外，還長了一枝鮮鮮麗麗的胭脂花！阿，毒之花！阿，聞天，這樣污穢的地方，會長出這樣鮮麗的花草，誰說墮落的肉體產生不出崇高純淨的靈魂呢？

『喂，你看哪！那家的屋角上像火燒着似的。』

漱瑜忽然指着我們來的那方，對我這樣叫着。

『哦，真是！今天天晴，落雨還不能決定呢。可是這種曙色很好看，我們到打靶場的堤上看看去。』於是我們就離了林子，上了土堤。望東方時，果然見那一團曙光像水素吹管熔大鐵板似的在那里熾熾……天上的烏雲也破了一兩處，露出一些藍天白雲，好像遊梅龍鎮的正德皇帝把軍服揜開一角兒，現他的袞龍袍把人家看似的。

『你看那太陽怎樣拼命地在那里漲，烏雲怎樣很很地在那里壓着啊呀！那里漲破一塊了！今天也許天晴。』

『我看今天未必天晴，烏雲的勢力還大呢。這樣多的烏雲留着總是悶人的，不如叫他都落下來倒爽快。』

『落下來時，你雖爽快，庭子裏的薔薇可不爽快呢。』

我聽了漱瑜的話，纔記起那五六株薔薇了。那幾株薔薇現在正盛開着，花叢太大，又不好蓋她。若經過這一場大雨那可完了。如是極望太陽把烏雲戰勝，可是晴雨之爭也像靈肉之爭一樣，靈的勢力略小，全身便爲肉的勢力所征服。我們回去的時候，小雨已經一點兩點地滴下來。等到喫了早飯的時候便大雨滂沱了。

一個端午節，無龍舟，無餛飩，無菖蒲，無艾，無雄黃酒地過去了。又加上風風雨雨，蕭騷一天，紙障生寒，單衣不暖，與其說過端午，不如說過重陽還對些。昨晚燈下取了五月十三日的信重看了

一逼又取案頭所備王爾德獄中記繙了幾下，想如約替你做一篇序。可是那時已經十一點鐘了。神經興奮得很，拿起筆硬寫不下，祇好算了。

今日早晨起來，已經七點鐘了。把兩戶一開，金黃黃的太陽，了無吝嗇地流到我的房子裏來。加以蔚藍的天空，絢爛的雲霞，輕爽的晨風，使人頓感一種無上的幸福。再開門到庭子裏一看，樹色蒼翠而慰目；鳥語清圓而樂耳；花香馥郁而怡神。呵！美哉！人生之朝，樂哉！人生之朝！

然人生之朝之美之樂，以對於人生之黃昏之不美不樂而有意義。王爾德曰：『獄室裏常常是黃昏，和囚人心裏常常是黃昏一樣。』又曰：『我們連日月都好像奪去了似的。獄外的天空許是蔚藍藍的，金黃黃的。可是從那下有愁人的小鐵欄窗上，灰塵封得厚厚的玻璃窗中爬下來的光，却何等黯淡，何等吝嗇。』然則可見世間儘有許多不幸的人，連一線明朗的日光都不易得。何況蔚藍的天空，絢爛的雲霞，輕爽的晨風，更何況蒼翠的樹色，清圓的鳥語，馥郁的花香呢？

昨天的晴雨鬪爭，若把他看作靈肉鬪爭，那麼昨天總算肉的勝利，今天是靈的——不如說，靈

肉調和的勝利。而我們庭子裏那幾株薔薇，有好幾朵做了靈肉鬪爭的犧牲了。伏在花傍拾她的落瓣時，一多半被泥水弄髒了。拾之又無味，棄之又可惜。結果還是棄了她。因為泥裏生的，還是讓她歸於泥裏的好。其他得免於難的相與搖曳，清風暖日中慶新生之樂。不過受打擊太大的有些還抬不起頭，顏色也由嫣紅變成蒼白，使威廉勃雷克來一定會驚叫道：“Oh, Rose! Thou Art Sick!”『呀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』阿，開天！你不看見他們滿眼還含金鋼鑽似的淚珠嗎？

這樣一說來，你一定照你笑W君的口吻笑我道『你真是個 Sentimentalist。呀！』不錯我本是一個 Sentimentalist。但是我若真能徹底地做一個癡情之徒，未嘗不可以成佛稱聖。譬如奉惡魔主義的真能做惡魔之化身，奉人道主義者真能做人道之表象，非不各有其特殊的天地。無如我也像我所寫的『咖啡店之一夜』的主人公一樣——另有 Model，你把那劇的人物，都看作田壽昌化，頗不敢服——兩者一時都做不徹底，常常徘徊於神魔靈肉之間。不過我終不信一個人的靈魂硬非分裂的考察不可。我所求的依然是全人，依然是渾然一致的天地——

Dovian Gray 時代恫恍恣肆的王爾德至 De Profundis 時代，受悲哀的洗禮，而後我們纔看見一個清純謙遜的王爾德。王爾德非有兩個，不過前者是分裂的王爾德，後者是單一的王爾德罷了。雖然悲哀之於人，豈不關係極大嗎？兩把薔薇打壞了固然可惡，而使她受悲哀的洗禮却亦不壞，因為悲哀之爲物，可以使墮落的肉體產生崇高純淨的靈魂啊。

弟漢拜序於東京之月印精舍

民國十一年六月二日一時。

王爾德介紹

聞天 馥泉

——爲介紹獄中記而作——

(1)

王爾德 (Oscar O. Flauberite, Wills Wilde) 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五日愛爾蘭底杜白林 (Dublin)。他底父親名喚威廉·王爾德 (William Wilde)，母親名喚姬娜·法朗西施·愛爾基 (Jane Francisca Fliggie) 都是當時有名的人物。父親威廉早年以文學鳴，後來忽傾心於醫學，到倫敦、柏林、維也納等處專心研究，研究底結果，得了一個『近世耳科醫學鼻祖』的稱號。此外他對於考古學也很有深造。母親愛爾基早以文學著名。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常在杜白林底 "The Nation" 雜誌上供給稿子，伊底有名著作國家主義者宣言，替伊博得了很大的名。至於伊底辦事的才能，應酬的本領，凡遇見過伊的，沒有不承認伊是一個極漂亮的人物的。以這兩個人爲父母而生的王爾德 (他是次男)，其帶有藝術的天稟，那是毫不足怪的。以這兩個人

爲父母而組織成的家庭中，其染有歡喜考古和交際，自負和自持那種習性，也是毫不足怪的。有人說，『當他很小的時候，他底母親就以爲他是一個「穎異的」孩子。他嘗跟着他底父親出去搜求古董，這種旅行引起了他的愛神話和愛軼聞的性情；他在客廳裏聽他母親底愛爾蘭思想底談話，鍊就了他底智慧。他一生中最好的教育，是在他父親底早餐桌上和母親底客廳中得來的。』這是十分正確的。他在九歲的時候，即進樸都拉皇家學校 (Portora Royal School)，在那裏，他也得了不少的益處。他見了算學是頭痛的，做文章的本領也不大行；可是讀書吸收的本領却極驚人。他在學校裏自視甚高，專好替人家起綽號，或和教員起冗長的討論；這種脾氣，一面却增進了他底智慧和空想力。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，即當他十六歲的時候，他進了杜白林底三一大學 (Trinity College)。在這三年內，他得了不少古典的知識；希臘語底競技，他又得了金的獎章。其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，即當他十九歲的時候，進了牛津大學 (Magdalen College Oxford)，四年底在學中，他曾做了兩次特待生，並因爲賦“Travenna”一詩，他還得了一次頭等獎。當他進牛津大學的時候，拉士金 (Ruskin) 正主美術底講席，雖是拉士金不久去職，而王爾

德受他底影響，那是不問可知的。他底左袒唯美主義運動，雖一半由於他底天性來的，而一半也是由於他底先生拉士金那裏來的。

他對於裝飾美術的趣味也是在那時發生的。他在牛津大學時住的房間，出名裝飾得最美。房子底牆壁上，都塗滿了美麗的彩色，台子上和書架上都放滿了許多古玩東西。這種古玩東西，他不必另外出錢去買，他只消從家裏搬得來就好了，因為他父親原是一個古董收藏家。在他底房間內，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論到藝術上種種問題。他底藝術觀，在這時期內也有了萌芽。此外更受了莫列斯 (William Morris)、伯約斯 (Burne-Jones)、柏泰 (Walter Pater) 諸先生底影響，於是他底主張愈形明顯。而對於他最有影響的，就是希臘底旅行。

希臘底旅行，雖不能把他造成一個『健全的異教徒』，可是把他平日夢想中的美境，大大地證實了；并且還給了他許多平日所夢想不到的美。王爾德自己曾說，從這番遊歷之後，『他把憂愁底崇拜一變而為美底崇拜了。』他曾有一時專門夢想宗教；但從此以後，他把一生專獻給藝術，獻給美的宗教了。

這希臘思想就是王爾德精神生活底素地。他底人生觀，藝術觀，都由此找到了根據。所謂希臘思想，就是人間生活底外面和內面（即肉的生活和靈的生活）底圓滿的調和，即藝術和現實底融合，靈和肉底一致。換言之，希臘思想就是唯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底提攜，快樂主義和精神主義底合致。而這些調和，這些合致，就是希臘人底所謂美，也就是王爾德所找求的美，不過王爾德有時只覺到肉體底美，忘記了靈肉一致底美，以至終究做了個不健全的希臘人。

王爾德對於自己底愛美的天性，已得到了哲學的根據，於是一出牛津大學，就發揮他底主張，就大膽地在人生的藝術底潮流中，鼓吹唯美主義的藝術，鼓吹藝術的藝術了。並且自己也躬自實行他底主張。他穿了一身天鵝絨的衣服，寬的汗衫，倒摺的領口，喉間用一條異樣的領帶，打一個 (*Lavallière*) 的結，手裏拿了一朵向日葵花或是百合花，到處宣傳他底主義。我們看他何等熱烈，何等地澈底，何等地勇敢！

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他把他在學校中和出學校後所做的詩，集成一本小冊子，上邊題了“*Poems By Oscar Wilde*”。這詩集一出，轟動了當時的詩壇，毀譽褒貶之聲，簡直不絕於耳。而

自此他就一躍而爲唯美派的青年詩人，他底大名也竟像風一般向四面散佈了。

(11)

一千八百八十二年，他到美國去。他去的原因：一則因於美國人來請他講美學；一則因爲他聽到他底詩集，美國也有人批評。所以他想把他底『真正的唯美主義』(Keal Aestheticism)教給他們。到了美國之後，美國人用了好奇的狂熱歡迎他。他們歡迎他，並不是對於他底唯美主義有什麼了解，——講功利的，實際的美國人是很難了解這些的——他們不過要看看名聞一世的王爾德穿怎樣的衣服，發怎樣的言論罷了。他到了美國之後即在紐約、波士頓和其他地方講英國底文藝復興和裝飾美術這兩個題目。前者主張美底賞鑑爲人生最高的目的；後者指摘美國人底裝飾爲粗笨沒意味。這兩部書在我們看來，他底主張是很有創見的，他底批評是很犀利的；但是因爲他招了美國人底反感，而更因爲他底誇大的話(?)，如，『我不大滿意於太平洋，彼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偉大。』又如，『我對於尼亞加拉(美國最大瀑布)失望極了，許多人一定要對於尼亞加拉失望的。美國的新婦都要被帶到尼亞加拉去的，看了這樣大而無當的瀑布，

雖不是最大的失望也該是伉儷生活中最早的失望罷。』以及所謂『美的服裝』(Aesthetic Costume) 底招搖人目，竟受了一場沒趣，一陣痛罵。但『真正的唯美主義』還是在他底心中，一點也沒有走漏。試想人們底舉動是怎樣盲目，人們底弱點是怎樣支配着人們呀！

但是一種學說都要受當時的誤解和嘲笑的。如其因為怕人家底笑罵，就閉口不講，那就永遠被誤解，永遠被嘲笑了。大膽的王爾德，他不說則已，說了就說到的，人家底嘲罵，他是一毫不顧的。他不是不懂得『社會嘲笑底專制』，他是很懂得的，不過因為他對於主義底忠實，就不惜拋棄一時的名譽，和社會反抗。在這種地方看來，王爾德不是像庸衆所說的那麼卑下的了。

美國底演講旅行完了之後，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回到倫敦，把他在美國所創作的伯杜公爵夫人 (The Duchess of Padua) 和虛無主義者維拉 (Vera, the Nihilists) 兩篇戲曲修改一過，發表出來。於是他底戲曲底才能，也為社會上一般人所公認了。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和辯護士之女李沃德 (Constance Mary Lyod) 結婚。一八八五年六月生一子，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又生一子。

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間可以說是他底全盛期。他所過的生活，完全是一種遊離的、非現實的、閑雅的、無關心的而又華奢的、放縱的生活。他在太德街上和他底夫人租了很精美的一間邸宅；關於室內底裝飾和其他事情而花掉金錢，在他是毫不顧惜的。在這地方，他招集了許多朋友，日夜宴會，並且於談話笑樂之間，講到藝術的時候是很多的。更兼王爾德夫人又是一個很愛時髦、很能談吐、很能交際的女子，和王爾德真是一對璧人。但倆在太德街上做了倫敦時髦社會底北極星。王爾德底片言隻語，有人傳說；他夫人底服色好尚，有人倣效。加之他又善於招待人，薄於利害觀念，社會上的人沒有一個不願親近他的。他如其有錢的時候，救濟貧困的藝術家，就是至再至三也不覺討厭。法國某女優評王爾德道：『我歡喜王爾德的地方，就是和他開始相交的時候，他能對我非常親熱。這事情，但是這種親熱，不是平常一個男子看見一個女子的時候，像我們所常常看見的拚命想買女子底歡心的那種親熱。我和他完全是友人底關係呵。但是能有深的真友情產生。這樣的事情，在男女之間是極可寶貴的呵。』可見他在那時對於人，是怎樣地有魔力的了。